

采一把艾回家

王耀武

山野之间，艾草算不得清秀。叶片灰绿绿的，背面泛着白，摸上去毛茸茸的，凑近了闻，一股苦冽冽的药香，直往鼻子里钻。端午前后，仿佛整个村子都被它浸透了。艾草就隐在沟渠边、田埂上，一丛一丛，不张扬，像个守田埂的老伙计，不声不响地蹲着，等五月的风来召唤。

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”。这话一出口，端午便近了。五月的风已经带了热乎气，地里的麦子正灌浆，河边的芦苇抽了新秆，而艾草，也正长得肆意。孩子们得了大人的令，挎着竹篮，三五成群往野地里跑。艾草好认，叶子像鸡爪子，一掐一汪绿汁，手上沾了味儿，洗都洗不掉，但谁也不嫌——这味儿，就是节的味道。

小时候最盼端午。不光有粽子吃，更可以跟着姐姐们去采艾。出了村口，沿着水渠走半里地，渠坡上密密麻麻全是艾。我们专拣那半人高的掐，指甲掐进茎秆，“啪”地一声脆响，绿汁瞬间染透了指腹。太嫩的不不要，太老的不香。一人抱一捆，用稻草胡乱扎了，扛在肩上往回走，那长长的艾梢扫过脑勺，一路走一路痒，笑声扬得比艾香还远。艾汁染透了指甲缝，好几天洗不净，姐姐们使用皂角搓，搓得指腹发红，也不恼——那绿，是端午盖下的章。

读到《诗经》里那句“彼采艾兮！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”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三千年前的人也是这样采艾的。他们采艾大约是思念什么人，而我们那时采艾，只惦记着回家挂上门楣。一样的艾草，不一样的念想，倒也有趣。

母亲早备好了红布条。我们把艾分成小把，每把用红布条扎紧，门楣上、窗棂上、灶王爷跟前，甚至猪圈的门头上，都得挂上一把。母亲说，艾草辟邪，五月是毒月，蚊虫多，有了艾把门，一家人都安生。我不懂什么辟邪，只觉得挂了艾，屋里便不一样了。门楣上一把绿，窗棂上一把绿，灶王爷跟前也悬了一小把。那红布条是头年用过的，洗得发白，边角起了毛，风一吹，轻轻晃。母亲舍不得换，说：“新的太艳，旧的好看。”

艾草的用处，不光是挂。端午当天，母亲会用大锅煮艾水。满满一锅水，扔进几大把艾草，咕嘟咕嘟烧开了，满屋子都是热气腾腾的药香。这水不能倒，晾温了给全家人洗澡。洗过艾水澡，身上裹满那股子苦香气，滑溜溜的，连汗味都没了。夜里躺在床上，皮肤还微微发凉，几天都不招蚊子。母亲说，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，端午洗艾，百病不沾身。

乡里人还拿艾草做别的使唤。哪家媳妇坐月子，婆婆便去野地割一捆老艾，洗净了放进大锅熬，水开了倒进澡盆，让人坐进去，旁边用旧棉被围严实了，只露一个头，蒸熏到水凉。说是能把月子里的寒气逼出来。我小时候见过隔壁婶子这样蒸过，她捂得满头大汗，嘴里哎呦哎呦叫，出了月子，果然红光满面的。受了凉、头疼脑热，扯一把干艾叶煮水泡脚，烫烫的，泡到后背冒汗，一

夜起来，人也清爽了。这些土法子，村里人信了一辈子。

艾草也能吃。嫩艾叶采回来，开水焯过，泡在凉水里一夜，去了苦味，切碎了拌上糯米粉，揉成团，上锅蒸，便是艾粿。墨绿墨绿的，咬一口，黏黏的，糯糯的，舌尖上先是清甜，咽下去后，那点苦味儿才慢慢泛上来。村里会吃的人家，还用它煮蛋。端午煮粽子时，顺手扔几个鸡蛋进去，再铺一层艾叶。煮出来的蛋壳染成淡绿色，蛋白上晕着浅浅的绿纹。我奶奶在世时，每年端午都要

煮一锅，分给左邻右舍。她说：“吃个艾蛋，一夏天不头疼。”灵不灵不知道，但大家都愿意信。

后来我离家念书，又在城里安了家。城里也有艾草卖，一把一把扎得齐整，摆在菜市场门口，三元一把，五元两把。我年年买，年年挂，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少了什么呢？大约是少了那股子野气——菜场里的艾是种出来的，齐刷刷的；乡下的艾是野长的，高矮不齐，有的被虫子咬了洞，有的被风刮歪了腰，但那气味，却足得很，一掐一泡汁。

有个儿时伙伴，小时候一道采艾、一道爬树摘槐花的，后来去了海南，在那边安了家。前两年他打电话来说，想家了，想老家的艾草。我笑他，海南遍地都是绿，还缺一把草？他在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不一样。这边的艾煮出来的水，颜色浅，香气浮，不像老家的艾，水一开，满屋子都沉下去。”我听了，半天没接上话。原来我们丢的不是一把草，是那口能把香气沉到骨头里的锅。

有一年端午我回不去，母亲在电话里说：“门口给你挂了艾，红布条还是你去年带回来的那条，洗得发白了，你那份我没落下。”我听了，鼻子一酸。母亲不懂《诗经》，可她年年挂艾，年年等我。那红布条洗得发白——一年一年，颜色淡了，绳结还在。

去年端午，我回了趟老家。门口的红布条还在，只是比去年更白了。我说我去采艾，母亲说水已经烧上了，灶膛里的火，噼啪地响。我沿着水渠走半里地，渠坡上密密麻麻全是艾。掐了一把，指甲染绿了，那味儿冲上来，苦冽冽的。我扛着往回走，艾梢扫过脑勺，一路痒到村口。

母亲站在灶房门口，围裙上沾着面粉。我把艾递给她。

她没接。她从围裙口袋里摸出那根洗得发白的红布条，拉过我的手腕，一圈一圈，系了上去。系完了，她拍了拍那个结，没说话。

春风拂面

刘安祥

一帘春色，一帘梦；一怀温柔，一抹红。春雨，是时光写给大地的情书，字字句句，浸着流年的暖意。时间冲不淡真情，距离隔不断思念。

春来无事，只为花忙。蝶舞翩跹，蜂喧细语。三月春暖，不负相逢。半盏清欢，半盏酒；一壶光阴，二两风。

春风温柔，阳光正好。观云淡，望天蓝；静享春光，心自宽。琐碎烦恼，在烂漫春光里悄悄散去。惜花红，看翠柳；莫负三月情已浓。

日升日落日有意，月明月暗月有情。花开花谢，来年还会再开；情近情远，真心永远不改。人间三月多明媚，时光轻缓不须赶。

春风拂眉眼，笑意满眉间。原来春天最动人的模样，藏在满树繁花与澄澈蓝天的相遇里。

醉卧清风对流年。风过枝桠，把春的信笺铺在晴空。闲看繁花随风舞，日日皆清欢。花开不语，岁月不言。

落日伴晚霞，黄昏逢春风。满目山河空念远，不如惜取眼前春。春天适合努力和拥抱。花开不语，却道尽深情；岁月不言，已写就天地之美。

在春风里，拥抱浪漫和鲜花。愿你被温柔包裹，心怀暖意，一路向暖，步步生花。

三分春色，七分醉。看一场花开，等一场相逢，且喜且乐且从容。赏一季花开，守一份心安，且稳且暖且淡然。

朝看旭日升，暮伴晚风栖。枝头新绿，陌上花开。春风有信，花开有期；所有美好都在路上。

春有信，花有期；岁岁相逢总相宜。风为笔，云作纸；三月铺展，写尽人间清和景。

在流年里等待，在烟火中深情；不辜负岁月，不辜负自己。

我贪恋人间，不过是因为你在春天里。春天是重启键，让一切重新开始。等一朵花开，看云卷云舒；念一世情怀，守岁月清欢。

一盏浅茶，两袖风。春光作序，万物和鸣。春风轻拂，一树花开便是一整个春天。

此生，愿心如花开，向阳而生。愿所有等待都不被辜负，所有情怀都温暖余生。

花溪畔柳色新，陌上草如茵。阳光穿过花瓣，落在肩头。半生清闲，半生念；慢煮时光，静守流年。

揣着一口袋开心，满载春天的欢喜。三两知音，几缕清欢。以春为序，向光而行；不负时光，不负自己。

春有约，花不误；岁岁年年不相负。愿日子清静无忧，抬头皆是温柔，所见皆是美好。

心有繁花，一路芳华。不必追赶时间，只需静静站在花下，听风低语，看云漫卷。但愿春日安好，往后尽是鲜花烂漫。

春天适合开花，我们适合开心。心有繁花，岁月生香。留一季春痕，绣在光阴的锦缎里；永远温柔，永远鲜活。

又是一年春景好。愿君岁岁常安，朝朝皆暖，心有清欢，日日是好日。

慢下来的时光，没有喧嚣，没有急促——只有蓝天、夕阳、轻风、村庄……

冬去春来，愿春随人意；人随春好，万事顺遂；前路风新日暖，事事皆可期待。

春风有信，花开有期——愿你我与花开的日子撞个满怀。

马踏春风，且饮且歌。且喜人间好时节，春和景明，万事顺遂。

万物随春醒，美好皆可期。

春风拂面，万物复苏。



烟雨江南 肖明 摄

